谈诚实

季 音

诚实，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里，被视为做人的根本。《孟子·离娄上》里有句名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诚实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追求诚实是做人的正道。就是说，一个人在社会上不论做人还是做事，诚实是最重要的。

对诚实的通常理解，就是诚恳而实在地处理各种人和事，说诚实话，做诚实人，绝不说谎话，不去做那种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事。诚实是一种道德观，适用于所有的人。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人生大舞台上，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都各展所长，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不论你干的是什么工作，不管你走到哪里，有一点是必须共同遵守的，这就是诚实。

目前，在有些单位里，存在着一些不正之风，诚实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不能正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评判。开起会来，说套话空话的多，掏出心来说真诚意见的少。有少数人对上级一味阿谀奉承，拍马屁，说假话；有的人为迎合上级，报喜不报忧，不敢对领导说真情；如此等等。这些不正之风，都与没有做到诚实有关。在一个单位里，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但不论上下级之间，还是朋友与同事之间，都应当真诚相见，相互信任，相互勉励，相互说真话，把“诚实”落到实处，这对事业是大有益的。

有一种牢骚话：“现在做老实人吃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即使在个别单位里，确实存在着所谓“老实人吃亏”的事，但可以肯定，这只是暂时现象，一旦正气抬头，情况就会改变。其实，诚实地做人做事，完全出于一片公心，唯一目的是为了把事业搞好，根本不存在吃亏还是占便宜的问题。公道自在人心，老实人归根到底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近几年，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数量可观的大小贪官纷纷落入了法网。这些贪官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他们各人有各人的账，不过这些人几乎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都彻底背叛了诚实做人的道德原则。有的是谎话连篇，欺骗组织；有的是坑蒙拐骗，玩弄种种不老实的花招，总之他们都是些极不诚实的人，当然，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受到法律的严惩。

诚实地做人做事，这是一个正派人的本分，也是一条成就事业的正路。宋朝大学者杨时在他的《论道篇》里，有段话说得很精辟：“诚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事则事理”。这段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诚实可以充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用在修身上，可以使人道德高尚；用在治事上，则可以把事情办好。这是对诚实的充分肯定和公正评价。

读碟

约会真情

刘伟馨

你有过相亲经历吗？你约会时有没有遇到过奇葩的事？看看英国浪漫喜剧《爷们些》，这部约会电影，用一种奇特的方法，把你带进约会场景，让你跟随男女主角——一对剩男剩女，进行一次有趣、出乎意料的情感之旅。

这样的经历还是很少见：34 岁的女记者南希，在列车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手头有一本书，是她准备去相亲的接头暗号。女孩把这本书留给南希，自己另买了一本。列车到站后，南希企图将书送还，不料女孩踪影全无。南希拿着书，在伦敦滑铁卢车站大钟底下正左顾右盼之际，被 40 岁的网络销售经理杰克错认为是相亲对象。南希将错就错，两人开始了交往……

本片编剧特丝这样说：“手机对浪漫气氛的破坏很大，因为现在如果和人约会，你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先了解他们。我想找个办法用更传统的方式来写。”《爷们些》用传统方式结构故事，老套却舒畅。电影包含三个段落：其一，南希冒充杰克的相亲对象，杰克浑然不知，但他们的相处却是如此和谐；其二，由于爱过南希却被拒绝的中学同学出现，谎言被戳穿，隔阂就此在他们之间产生，但心与心的距离却比以前更近了；其三，两人分手道别，各自回到自己应有的轨道，但他们不由自主地又被一种力量推到一起。浪漫邂逅、化学反应、出现危机、伤心时刻、战胜危机……结构上，特丝熟稔类型片的这些构成，而阴差阳错、误会巧合、弄巧成拙、命中注定……所有这一切元素，造就了本片最浓郁的戏剧性和喜剧色彩。

这部电影有着密集的对话，轻松、随意，甚至有些粗俗。南希和杰克相遇，他们闲逛、闲聊：他们去南岸喝酒，在桥上吹风，到球馆打保龄球；他们聊电影，聊过去，聊健身，聊朋友。两个陌生人靠着你一言我一语，构筑起一道相知之网。杰克毫不掩饰对南希的好感：“无论今晚发生什么事，无论我们会走到哪儿，我想告诉你，我很高兴认识你，谢谢你这么耐心地陪伴我。”这个假冒者居然让他掏了心。

扮演南希的演员蕾克说：“他们的关系很特别，自己也有各种奇怪的地方。”南希，30 多岁的老姑娘，曾经有一个男友不告而别，姐姐等家里人都劝她相亲，抓住机会，她却宅在家里，显得不够自信。偶有约会，会弄出许多尴尬。人到中年的杰克也好不到哪里去，看上去酷酷的，幽默潇洒，其实内心残破，一团糟：前妻外遇，自己被甩。两人的不如意，被电影的喜感打断，假冒者谎言的拆穿，又把两人重新拖入无奈之中。这里，电影巧妙地安排一个场景：南希和杰克在杰克前妻面前假秀恩爱，结果惹恼了前妻，而南希和杰克，在“演戏”的过程中，反而各自向对方打开了心扉。

他们看上去没有走到一起：南希回到了爸妈的家，在那里，她原本要作爸妈结婚 40 周年纪念日演讲；杰克联系到了真正的相亲对象，一个 24 岁年轻的漂亮女孩，开始了原本属于他们的约会。事实上，电影在最后关头，煽情了一把：南希流着泪痛悔没把杰克带回家；另一边，杰克也和新约会的女孩谈不到一个点。他要找到南希，她才是他的所爱。画面里，杰克在飞奔，飞奔在大街上，后面跟着一大群孩子；画面外，是歌声，是震颤心灵的歌声：“我下定决心，不再浪费时间，我有一颗需要营救的心，等待着爱情甜蜜的施舍，我会在余生都随身携带，我来了。”杰克真情告白也令人动容：“南希，如果你没有假装成我的相亲对象，我的日子就会完全是一团垃圾。你说我是一个情感强烈的电锯，我应该找到蓝色的钻头，你就是那个蓝色的钻头。”

本片有着一种混乱，不过，这是一种快乐的混乱；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方法也非常尴尬，不过，一种真情，顷刻间让这种尴尬升华、飞扬。

夜光杯

有的人走了

赵荣发

一直以来最不敢写的，是诗。诗为何物？日月之精华，文章之极品。倘可以茶相喻，这茶，乃需用上好的茶叶，上好的紫砂壶，上好的山涧水，随后，还得用上好的茶艺才能沏出。

当然，这样的小诗，会渗透你的心灵。看见石头上长草，便会感受到石之柔软；看见水滴石穿，就会领悟水之坚硬。这就是小诗的意境。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读这样的诗，能不让你怅然心酸，泪眼朦胧。

可而今，这洞箫又有几人能吹，几人能解？因此，我不敢写诗，正如我不会吹箫。

但我不能不写，有时候。多年前，应邀参加一个笔会。笔会是我愿意参加的，不过那次答应后才收到通知，说本次笔会“以诗会友”，凡参加者，须得带一首自己创作的诗。

再三推脱未允，只得写了一首《如果》：“如果我不能绽放为／一朵娇艳的鲜花／那么，就甘当一片绿叶／或者一棵小草／悄然地／在晨曦中吐出淡淡的清香……”

全诗共为四段，当我收却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窗外，月落星稀。灯已倦，人憔悴，但依然惭愧。这几段分行的字，与其被称为诗，还不如说是散文，平直的散文。

偏是那天主持笔会的朋友，将所有的诗收拢成册，散发给了大家。于是，不久，又有一位文化局的朋友找上门来，想叫我写一首歌词，参加他们举办的征稿活动。

如果他手里的那本诗册里没有我的那首《如果》，我会赖掉的；而我倘若拒绝呢？“那我马上告辞”，那位朋友说着，真的转过了身。

“等等，”我叫住了他。这一松口的结果，我只得又编了一首《等待》：“在冬天里我们等待春天的到来／雪花已经飞舞／桃花就要盛开／冰封的河流将会唱起欢乐的歌／等待是希望的风帆……”

可最后等到的，只是一个参与奖。我毫无怨言，只是觉得对不起朋友，浪费了他的一番良心用苦。

从此，对诗，更是顶礼膜拜，敬之，畏之。

没想到的是，我后来还会写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写诗，大概也是如此吧？那一夜，与朋友聚会，多喝了几杯。带着醉意回家，电视里正在播放一出电视剧。婉约的旋律，缠绵的故事，还有，泪眼婆娑的分别。

我顾不上打开电脑，匆匆铺开了稿笺——

“有的人走了／我跟跟跟跄跄地追上／望着那背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我依然举起手／挥舞，挥舞，挥舞……

“有的人走了／我默默地送到门口／相望的眼睛里已没有了潋滟的波光／熟悉的气息里／却还弥漫着悒郁的雾

“有的人走了／我平静地坐着／点上一支烟／别说这是一场梦吧／我没有回忆／你，也不值得我——厌恶”

甜蜜是一种收获，痛苦也是。无法判断，那一夜我写的，算不算一首诗。如果算，又不知道，我是否能表达清楚，这一首诗，其实不只因为爱情，它所涵盖的，乃是我对所有世事故友的态度，它所对接着的，是三个词：珍惜、理解、舍弃。

但我知道，诗，不能直译，只能意会，而这番直白的解释，说明自己终究算不上一个诗人。所以，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去写诗了，尽管我知道，诗，是文章中最美的。

书法 沈红光

回归大山

叶振环

喜欢山，一个人到那里去感悟和释放，让那些难以表达的郁闷和痛苦，和那些积在心底的浮华，化云而去。回来时，已是满身的轻爽和满心的清透。我相信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即生于情感而又回到情感，如果说要超出感觉的界限谈快乐，那可说它是没落的。在山里，我享受的是一份纯朴的回归。

盘山而上，车速并不快，一路的风景，犹如生活中的片段，过眼，或留于心间或遗忘不再挂念。生活中的片段，犹如一路的风景，上演，或是花絮或是佳话史篇。车窗开着，阵阵的风吹进来，我抑郁的心情，仿佛从开着的窗落魄似地逃跑了，越近山顶，越觉得满身心的轻松。

站在山顶，我分不清是投入她的怀抱，来感谢她长久的等待，还是我伸开双臂拥抱了久别的她，只觉得一切很和谐亲切。那满眼的绿从不会对每一个来访者吝啬，那大山也不会因为你的渺小而忽略你，你站在那里，能看多远就去看多远！

目之所属，意之所游，身之所容，无我。此刻，那一滴泉是我，润着山的肌肤；那一棵树是我，遮着山的脸庞；那一块石是我，托起山的脊梁！我与山同呼共吸，这里有我。心如山的沉稳，如山的细腻，如山的奔放，如山的坚强，没有什么能把这份感受阻挡！血液像小山泉一样在歌唱！悟得心胸的豁达，悟得品德的厚道，也悟得再唯美的场景、再炫技的镜头，所得到的也不过是没有灵魂的影像“空壳”。此刻想起战友写过的一段话：黑暗中，你是一团燃烧的火；灾难时，你是一张希望的帆；危机中，你是一杆凝聚的旗；雷雨中，你是一把遮挡的伞；不懈追求，骨子里刻满钢的坚硬，坚定信念，生命倔强如山的挺拔。你耕耘的土地上绽放着美丽的花朵；你走过的道上一路收获着朴实无华。总是带着微笑出发！

季节流转，岁月变换，看似缄默的大山，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人们道出天机。一叶一菩提，道法本自然，心宽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带着微笑从这里出发！

快乐的琴童时光

唐 哲

1977 年，我进入高安路第一小学。和现在一样，学校（现康平路校区）的后操场有一扇铁门，只不过当时后操场的墙没有现在这么高。有时下课铃一响，我和同学就相互托举翻过这道墙，沿着一条窄窄的弄堂直达吴兴路。吴兴路有一个小杂货店（上海叫烟纸店），已有工作的哥哥经常塞给我一些零花钱，而我生性比较好客喜欢分享，就用这些钱请小伙伴们吃零食。一来一去身体得到锻炼，课间十分钟得以充分利用，而小伙伴们的友情却远远超越这些十分钟。

现在的回忆，犹如舒曼钢琴作品《童年情景》再现，以成人之眼回望童年，既模糊又清晰，既碎片又完整，既别有情趣又意味深长。当时我家住在宛平路，上学放学路上都会经过许多电线木杆，这些很有历史意义的电线杆外面有金属包圈。父亲轻轻弹击金属包圈，各有不同音高。我回家即在琴上弹出什么音。那个时候的洒水车也是会“唱歌”的，每回洒水车的音乐飘过家门，我就在钢琴上弹出来。父亲发现我的耳朵不错，于是开始请小俞老师教我启蒙知识。后来又被送到了高安路一小对面的徐汇区少年宫跟田梅老师学习钢琴。我就这样被我的耳朵送上了音乐道路。

在那个年代，钢琴还是稀有物品，记得在学校的音乐课上，老师使用的是脚踩风琴。二年级时，我和当时一块学习钢琴的也是我现在的同事、上海音乐学院黄泓教授，四手联弹共同为外宾们演奏《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曲奏毕，外宾们纷纷鼓掌，还用当时国内未见过的宝丽来一次成像相机拍下照片，记录下了这一难忘的瞬间。这张照片，虽然现在有点褪色，但我一直珍藏至今。

在高一小学时我曾担任过小队长。那时候，我们年级里的大队长、中队长全都是既能干又漂亮的“美女”。所以，作为男生的我能当上小队长，算是一件十分不易且光荣的事情。因为是小队长，查查手帕、收收作业、擦擦黑板、扫扫地板，也有机会与任课老师们更加熟悉。五年之中，教过我们的老师有不少，其中蔡松生老师也是后来的蔡校长最令我难忘。那时候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数学老师。他的数学课上得有声有色，使我对数学兴趣激增，还代表学校获得上海市青少年数学竞赛第三名。还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一个礼拜没有来上课，病好后来学校上课正好是数学考试，我依然拿了 100 分第一名。这件事，让蔡老师对我印象深刻，也让他对我学琴练琴特别支持。

我小时候的钢琴专业老师是洪腾教授，她当时已是我国最著名的钢琴教授之一，她建议我在小学毕业时报考专业学校学习音乐。后来我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六年后毕业并赴美国留学深造。美国音乐学院规定学生们除了音乐专业课程之外，必须选修若干音乐以外的文理课程。就读上音附中时期由于专注于音乐专业学习而未曾接触太多理科的我竟然鬼使神差不知天高地厚地选择了化学课的最难——物理化学。在外人看来对我这类毫无理科基础的人，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我居然还学得津津有味并顺利完成任务。现在想想应该是与小学时蔡老师为我们打下的良好数学基础密不可分的。

一直以来，随着我对音乐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和领悟，我也越来越感悟到数学与音乐的紧密关联和互为影响。数学不仅仅是数字形式，它是空间，是组合，是比例，是结构……最高端的数学不是常人认为的纯理性，而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而最高端的音乐也不是常人认为的纯感性，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音乐和数学的关系，也不仅限于频率和音律那么简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音乐是数学的最高体现形式。”值得我们一辈子去思考，去琢磨，去研究，去追求……

在高一小学，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也度过了快乐的琴童时光。似乎的一眨眼，我们这些“小学生”在这些年间与母校暂别一阵却一起长大，唯有母校不添银发却越发年轻。愿母校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继续谱写辉煌乐章！

十日谈

记忆中的学校

小学五年里，有太多的人生第一次。